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五十九回 國師收服撒發國 元帥兵執錫蘭王

詩曰： 劍客不誇貌，玉人知此心。
但營纖毫義，肯計千萬金。
勇發看鷲擊，憤來聽虎吟。
平生志報國，料敵無幽深。

王明道：「你們豈可不知道他們是哪裡來的？」眾官道：「現有國王在上，我們眾人怎麼敢來弔誑。」王明道：「你叫國王出來。」國王看見王明是個慷慨丈夫，又聽見虎頭牌上行移，都說的是些正道理，卻才放了心，出朝相見。王明道：「我們寶船千號，戰將千員，雄兵百萬，來下西洋，也只为安撫外邦，探問玉璽有無消息，你們怎敢這等倔強無禮？」國王道：「非干我們之事。第一來，是總兵官不是；第二來，是金毛道長不是；故此得罪將軍。望乞恕罪罷！」王明道：「既往不咎。只這如今又有甚麼四個道長，卻都是哪裡來的？」國王道：「這四個道長有些蹊蹺。」王明道：「怎麼蹊蹺？」國王道：「自從金毛道長去後，卻就添出四個人來，自稱道長，把守城門，連我國中百姓都是吃他虧的。」王明道：「怎麼吃他的虧？」國王道：「四個道長，一個撮火，一個就弄煙，一個煽風，一個就刮雨。城裡住的，不得到城外去；城外住的，卻又不得進城裡面來。這卻不是吃他的虧苦。」王明道：「你們不要弔誑哩！」國王道：「敢有半個字兒涉虛，教我舉國君臣盡為齏粉。」王明道：「既如此，待我去瞧他來。」好個王明，一手拿起隱身草來，卻就不見了他在哪裡。國王又有些著慌，說道：「你們仔細些，只怕他又摸進我們宮裡面去。」眾人道：「宮裡面倒還可得，且看我們的頭何在！」

王明也不答應，只是要笑。慢騰騰地走出朝來，到了城門上。王明心裡想道：「千難萬難，難得走到這裡。不如走上城去，嗚呼他一個頭來，卻不又是一個功績？」王明也只說是容易，走上城門，恰好是個東門。東門上是個青毛道長，恰好青毛道長又在瞌睡。王明看見青毛道長呼呼的瞌睡，他就喜之不勝，心裡說道：「瞌困就撞著個枕頭，卻不是天使我成其大功！只是一件，沒有帶得刀來，怎麼是好！」恰好的起眼一看，刀架上插著一張白茫茫的快刀。王明說道：「今番卻做出個借刀殺人的事來了。」也顧不得這些，一手綽過刀來，就要行事。哪曉得那口刀呼的一聲響。響了這一聲不至緊，早已驚醒了個青毛道長，喝聲道：「是哪個生人在這裡弄我的刀哩？」喝聲「長」，那口刀就長有三五丈。三五丈長還由自可，王明黏在刀頭上不得下來。青毛道長又喝聲「長」，又長有三五百丈，恰像個白虹貫日的一般樣兒。王明架在刀頭上，越發不得脫哩！舉頭紅日近，回首白雲低。今番卻死在這個刀尖上也？心裡又說道：「也罷，人生自古誰無死。我今日死在這裡，也死得有個名節。不如緊緊的閉著兩隻眼，免得心上耽驚。」一閉閉上了眼，虛晃晃的晃上晃下，晃東晃西，只說是不知死在哪裡。一會兒，猛聽見那裡嘍也嘍的唸經哩！分分明明聽見念說道：「揭諦，揭諦，波羅揭諦，波羅揭諦，菩提薩婆訶。」王明說道：「這分明是我國師老爺的聲噪，卻也古怪。」連忙的開了兩隻眼來看一看，哪裡見個甚麼道長，哪裡見個甚麼刀，原來掛著在千葉蓮臺的抓風攢上。王明說道：「見鬼，見鬼，魔殺人！」撲通一聲響，跳將下來。

國師道：「外面甚麼響哩？」王明不敢怠慢，逕自走到佛堂上，雙膝跪下，卻把個番王殿上始末緣由，青毛道長來蹤去跡，逐一的細說了一遍。國師道：「倒是這幾個道長不僧不俗，不好處他。」王明是個伶俐乖巧的人，卻便就乘機架上一個謊，說道：「國師老爺在上，這幾個道長，不但只是我和你吃他的虧，越是撒發國，還要吃他的大虧。」老爺道：「怎麼撒發國越發吃他的大虧？」王明道：「這四個道長殺得性起，這如今發下了誓願，說道：『若不奈南朝何，就要殺盡了撒發國一國的人民，不拘男婦老少，寸草不存！』王明這一席話，卻是信口說的。哪裡曉得福至心靈，天湊其巧。怎麼叫做福至心靈，天湊其巧？原來國師老爺連日高張慧眼，看見撒發國君民人等，無論男婦老幼，俱有三年大難，正在替他們害愁。恰好的王明說個謊，說道：「四個道長要殺盡了他的國中，不留寸草。」這卻不正對著老爺的慈悲方寸？故此叫做福至心靈，天湊其巧。國師老爺說道：「這撒發國君民有難無處解釋怎麼是好？」王明又湊上一句，說道：「老爺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，和他解釋一番，就是大幸！」老爺道：「也罷，連這四個道長，一齊請他坐一坐罷。」王明道：「既如此，公私兩利，彼此雙全。阿彌陀佛！無量功德。」王明這幾句話，又說得老爺滿心歡喜。

老爺即時吩咐非幻禪師，到軍政司取過前日的鳳凰蛋來。非幻禪師不敢怠慢，即時叫過軍政司，即時奉上一雙鳳凰蛋。老爺道：「只用一個。」拿著這一個在手裡，口兒裡念了幾聲，手兒裡捻上幾下，把個九環錫杖照著地平板上撲地的響一聲，閉了眼，入了定。一會兒轉過來，說道：「王明，你去請元帥開船罷！」王明心裡想道：「一個撒發國，費了兩年多工夫，不曾得他的降書降表，不曾得他的進貢禮物，怎麼就開船？」心裡雖然這等想，面上卻不敢有違，報上元帥。

元帥也不分准信，竟來請問國師。國師道：「元帥在上，實不相瞞。這個撒發國君民人等，俱有三年大難，是貧僧把他們都收在鳳凰蛋裡。」元帥道：「怎麼一個鳳凰蛋，就收得一國的君民人等？」國師道：「元帥豈不聞乾坤又袋之事乎？一個又袋放了四大部洲眾生弟子人等，只滿得一個小小角兒。何況這等一個大蛋，止收得這等一個小國，何難之有！」元帥道：「幾時放他出來？」國師道：「三年之後放他出來。」元帥道：「三年之後，不知我們的寶船走到哪裡，卻怎麼放他出來？」國師道：「心到就手到，不管在哪裡。」元帥道：「假如遲早些何如？」國師道：「早一日，死一日；遲一日，受一日福；遲一年，受一年福。」元帥道：「遲年，受年福；遲百千萬年，卻不受百千萬年福？」國師道：「各人福分不同，也難到年之上。」

元帥道：「那四個道長何如？」國師道：「貧僧也主意連他們都坐一坐，退下他些火性，添上他些真元。不想他的分淺緣慳，又不在裡面。」元帥道：「既然他不在裡面，只怕他又來攔阻。」國師道：「連國中的君民人等都沒有了，他怎麼又好來攔阻。」元帥道：「君厚臣死。不見了個國王，他四個人肯就是這等甘休罷了？」國師道：「這四個人都是些蕩來僧，不是本國的文官武弁，他有個甚麼君辱臣死？」元帥道：「國師老爺怎麼曉得？」國師道：「是貧僧差王明進去打探來，故此曉得。」元帥道：「他既是個蕩來僧，卻不又蕩到前面去，終久不是個好相識。」國師道：「貧僧也曾料度他來，故此請元帥發令開船。開船之後，容貧僧到靈霄殿上去查他一查，看是怎麼，卻好處他。」元帥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敢不奉命。」即時轉過中軍帳上，傳令開船。

只見五名夜不收稟說道：「國師老爺大顯神通，把個撒發國盡行抄沒了。」元帥故意的說道：「豈可就沒一個人剩下來。」夜不收道：「連雞犬都沒有了。」南朝五員大將回來，一齊稟說道：「國師老爺大顯神通，把個撒發國的君民人等，盡行抄沒了。」元帥也故意的說道：「國師是個出家人，慈悲方便，豈可抄沒人國。」眾官道：「元帥不准信之時，乞親自進城踏看。滿城之中，連雞犬都不見了。」元帥心裡想道：「佛力無邊，今果然也。」又故意的說道：「既是國師抄沒了他的國土，我和你只得開船罷！稍待遲延，恐生他變。」眾官唯唯而退。即時開船。

到了三更時分，卻說國師老爺撇了色身，一道金光，逕上南天門靈霄殿上，見了玉皇大帝。玉皇大帝看見佛爺爺，致恭敬敬。佛爺爺告訴道：「貧僧領兵來下西洋，怎奈一個撒發國，從古到今典籍所不載之國。」玉皇道：「國小易於處分，這是好的。」佛爺爺道：「國雖小卻有許多的兜搭。」玉皇道：「怎見得兜搭？」佛爺爺道：「先前出一個金毛道長，十分厲害，是貧僧請到鎮天真武回來，卻才收服他去。其後又添出四個道長，一個叫做青毛道長，一個叫做紅毛道長，一個叫做黑毛道長，一個叫做白毛道長，又是十分厲害，戰他不過。他昨日又要殺盡了撒發國一國君民人等。貧僧不忍於他，把他一國的中生，都收在極樂天宮裡面，免得受他熬煎。」

玉皇道：「那四個道長何如？」佛爺爺道：「貧僧初意也要請他坐一坐兒，歸他一個正果。哪曉得他分淺緣慳，早又不在裡

面。」玉皇大帝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佛爺爺，你說這四個道長是哪個？」佛爺爺道：「正為不曉得他是哪個，特來相拜。」玉皇道：「佛爺爺，你有所不知，這四個道長就是金毛道長打頭踏的四個人。」佛爺爺道：「那打頭踏的是青龍、朱雀、玄武、白虎四個神道。」玉皇道：「卻不是他怎的！」佛爺爺道：「既是他們四個神道，敢這等無禮！」玉皇道：「他們因你的天師枉刀殺他，到我這裡告狀。是我依律批判，許他取命填還，故此才敢大膽猖獗。」佛爺爺道：「他起先不合助桀為虐，怎麼說天師枉刀殺他？」玉帝道：「今番憑佛爺爺收了他罷，我這裡再不顧他。」

佛爺爺謝了玉皇大帝，一道金光，轉到寶船之上。寶船正值順風，布帆無恙，望西洋而進。國師老爺坐在佛堂上，叫過武狀元唐英來，說道：「貧僧有一事相煩，狀元可肯麼？」唐狀元道：「國師之命，誰敢有違！」國師道：「昨日四個道長，原來就是金毛道長打頭踏的青龍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」唐狀元道：「他這如今怎麼？」國師道：「只因他到玉皇大帝位下，告說道天師枉刀殺人，玉帝依律批判，說道准取命填還。故此就走到下方來，無端猖獗。」唐狀元道：「這如今國師有何佛旨？」國師道：「貧僧料他不肯甘休，一定還到前面的國中生災作耗，故此有事相煩。」唐狀元道：「憑國師吩咐下來就是。」國師道：「黃鳳仙頗精國法，貧僧意下要相煩他先去打探一番，看前面還有甚麼國？這四個神祇又是甚麼出身？打探一個詳細，回貧僧的話，貧僧還有個處治。」

唐狀元道：「謹依國師尊命。」即時轉過本營，請出黃鳳仙來，把國師的話告訴他一遍。黃鳳仙道：「敢不遵依。」即時吩咐取過一張新牀來，取過一副新帳幔來，取過一盆淨水來，取過七七四九盞燈來。鋪了牀，安了帳幔，一盆水放在牀底下。中間水裡面放了一個燈盞，四周圍畫了九宮八卦，九宮八卦上擺著四口八燈盞。收拾已畢，自己坐牀上，叫唐狀元封了門。此時已是戌時三刻，直到子時三刻，才許開門。唐狀元不敢怠慢，封鎖周密，重重層層。

卻說黃鳳仙水圍而出，一處到一處，一事見一事，分分明明，仔仔細細。到了子時三刻，唐狀元開了門，問道：「夫人可曾回來？」黃鳳仙道：「回來了。」唐狀元道：「你可曾到過哪個國來？」黃鳳仙道：「到了好幾個國。」唐狀元道：「可曾看見甚麼人來？」黃鳳仙道：「看見好幾個人來。」唐狀元道：「你先說一說麼。」黃鳳仙道：「所言私，私言之。所言公，公言之。不曾復命國師老爺，怎麼先對你說？」唐狀元倒吃他幾句話兒，撐得住住的。

曉日東升，即時回話。國師道：「黃鳳仙，你可曾到哪個國來？」黃鳳仙道：「小的從此前去，先到一個帽山。帽山下，有好珊瑚樹。帽山前去，到一個翠藍山。山下居民都是些巢居穴處，不分男女，身上都沒有寸紗，只是編織些樹葉兒遮著前後。」國師道：「黃鳳仙，你可曉得他們這段緣故麼？」黃鳳仙道：「小的只是看見，卻不曉得是個甚麼緣故。」國師道：「當原先釋伽佛在那裡經過，脫了袈裟，下水裡去洗澡。卻就是那土人不是，把佛爺的袈裟偷將去了。佛爺沒奈何，發下了個誓願，說道：『這的中生都是人面獸心，今後再不許他穿衣服。如有穿衣服者，即時爛其皮肉。』因此上傳到如今，男婦都穿不得衣服。」

黃鳳仙道：「前去有一個鸚哥嘴山，又前去有一個佛堂山。又前去卻到一個國，叫做錫蘭國。」國師道：「這是一個小小的國兒。」黃鳳仙道：「是個小國兒。」國師道：「雖是個小國，卻有許多古蹟，你可曉得麼？」黃鳳仙道：「別羅裡有一座佛寺，寺裡有釋伽佛的原身，側著睡在那裡，萬萬年不朽。那些龕堂都是沉香木頭雕刻成的，又且鑲嵌許多寶石，製極精巧。又且有兩個佛牙齒，又且有許多活舍利子。這可就是個古蹟麼？」國師道：「這是釋伽佛涅槃之處。另羅裡還有一個腳跡在石上，是釋伽佛踏的，約有二尺長，五寸深，中間有一泓清水，四季不乾。大凡過往的人，蘸些來洗眼，一生不害眼；蘸些來洗面，一生不糟面。北里有一座山，叫做梭篤山。山下有兩個右腳跡在石上，是人祖阿日再聖人踏的，約有八九尺長，二尺深，中間也有一泓清水。國人用以占候年歲，每年正月望日來看，假如其水清淺，則其年多旱；其水混濁，則其年多滂。試無不驗，國人敬之如神。這兩處豈不是個古蹟麼？」黃鳳仙道：「小的不曾細看，故此不知。」國師道：「可曾看見甚麼異人麼？」

黃鳳仙道：「地方偏小，容不得甚麼異人。前去又到一個國，叫做溜山國。」國師道：「你可曉得這個國，怎麼叫做溜山國？」黃鳳仙道：「小的愚頑，卻也不解其意。」國師道：「山在海中，天生的三個石門，如城關之樣。其中水名溜，故此叫做溜山。且溜山有八大處：第一叫做沙溜，第二叫不知溜，第三叫做處來溜，第四叫做麻裡奇溜，第五叫做加半年溜，第六叫做加加溜，第七叫做安都裡溜，第八叫做官鳴溜。八溜外，還有一個半 $\frac{1}{2}$ 窄溜，約有三千餘里，正是西洋弱水三千，這是第三層弱水。」黃鳳仙道：「國師老爺這等精細，正是眼觀 \square 萬里，腳轉八千輪。」

國師道：「前面又是哪裡？」黃鳳仙道：「前去又到一個國，叫做大葛蘭國。前去又到一個國，叫做小葛蘭國。前去又到一個國，叫做阿板國。」國師道：「這三個國也是個小國。」黃鳳仙道：「前去又到一個國，這個國卻有些古怪。」國師道：「是個大國，還是個小國？」黃鳳仙道：「是個西洋頂大的國。」國師道：「既是大國，叫做古俚國。」若只是個小國，就叫做狼奴兒國了。」黃鳳仙道：「古俚國是真的。」國師道：「這古俚國可有幾個異樣的人麼？」黃鳳仙道：「委是有四個全真在那裡。」國師道：「這如今在那裡幹甚麼事？」黃鳳仙道：「他前日初來之時，一個穿青，一個穿紅，一個穿白，一個穿黑，齊齊的要見國王。國王與他相見，問他從哪裡而來，他說道：『從上八洞而來。』問他有甚麼事下顧，他說道：『要化一萬兩金子， \square 萬兩銀子。』問他有何所用，他說道：『要蓋佛殿一座，要鑄佛像一尊。』問他何所祇求，他說道：『你國中不日有大災大難，造下這佛殿，鑄下這佛像，給你做個鎮國大毗盧。』問他甚麼大災大難，他說道：『主有刀兵之變，君民人等 \square 死八九，剩下一個或半個，還要帶箭帶槍。』問他在幾時，他說道：『只在目下，不出百日之外。』問他佛殿怎麼就蓋得起，佛像怎麼就鑄得成。他說道：『只要你拿出金子、銀子來，發了手，出了手，我們師兄弟，保管你舉國平安。』問他還是暗消了這個災難，還是明消了這個災難。他說道：『憑他甚麼刀兵來，心憑我們師兄弟，要殺得他寸槍不見，片甲無蹤。』恰好的國王這幾時正有些心驚肉顫，深信他的言語，即時拜他為師，供養他在納兒寺裡。每日間練兵選將，舞劍弄槍。這四個全真，卻不是個異樣的？」國師道：「這些畜牲，又在古俚國作吵哩！貧僧還有個處分。」即時去拜元帥，告訴他黃鳳仙這一段的全蹤去跡。元帥道：「似此作吵，將如之何？」國師道：「四個神將都在貧僧身上。只是前面五個小國，古俚一個大國，調兵遣將，都在元帥尊裁。」元帥道：「既是四個神將在國師身上，其餘的事咱學生有處。」國師拜辭而去。

三寶老爺請出王尚書來，計議一番。王爺道：「西方僻夷，強梗冥頑，不知王化久矣。今天故以兵加之，彼必不服。況我等初到此處，路徑未熟，不如遣幾個得力的將軍，游說他一番。倘彼倔強，再作道理。」三寶老爺說道：「王老先兒言之有理。」即時傳令，叫過四個公公來。又叫過四哨四個副都督來。吩咐每個公公充做正使，傳送虎頭牌；每個副都督統領 \square 五名鐵甲軍，充做跟隨小郎，各披暗甲，各跨快刀。如遇國王誠心歸附，便以禮相待。中間有等奸細，即便擒拿，以張天討。四個公公、四個副都督得了將令，各人領下鐵甲軍，各人駕上海鯨船，各人分頭而去。眾官已去，老爺又傳將令，叫過王明來。吩咐他隻身獨自領一封書，逕覓著古俚國，見了國王，投遞與他，令他知道個禍福，以便趨避。王明道：「古俚國卻有四個道長在那裡，只怕國王不聽。」老爺道：「四個道長在國師身上，你們不消掛心。」王明唯唯諾諾，駕了海鯨船，一逕而去。卻說寶船行了數日，到帽山山下，得珊瑚樹高四五尺者 \square 二枝。又行了三日，到翠藍山。只見山腳之下，赤身裸體的一陣又一陣，每陣約有三五 \square 個。國師老爺看見，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佛是金裝，人是衣裝。怎麼一個人都穿不得衣服？莫若也學眾人，下身圍條花布手巾罷！」佛爺爺開了這句口不至緊，以後這些赤身裸體的都圍著一條手巾，傳到如今。這也是燃燈佛一場功德。寶船又行了七八日，到鸚哥嘴山。只見滿山下，都有些沒枝沒葉的精光樹，光樹上都是些五色鸚哥，青的青、紅的紅、白的白、黑的黑、黃的黃，毛色兒愛殺人也。三寶老爺說道：「這一夥鸚哥倒好些毛片，怎麼都站著在那光樹上？」王爺笑一笑，說道：「要上光棍的串子，全靠這些毛片兒。」須臾之間，一夥鸚哥兒吱吱喳喳嚷做一起，鬧做一團。

國師沉吟了一會，點一點頭。三寶老爺說道：「國師為甚麼事，沉吟了這一會，又點一點頭？」國師道：「這些鸚哥兒叫得有些不吉。」老爺道：「鸚噪非為吉，鴉鳴豈是凶。人間凶吉事，不在鳥音中。我和你提師海外，誓在立功，怎麼說得個不吉的

話？」國師慢慢的說道：「不是貧僧要說個不吉的話，是這些鸚哥兒嘴裡說道眼下一凶。」老爺道：「怎麼說道眼下一凶？」國師道：「那鸚哥兒叫說道：『金碧峰，金碧峰，一戰成功。戰成功，戰成功，眼下一凶。眼下凶，眼下凶，蠍子蜈蚣。』這鸚哥兒卻不是明明的說道眼下一凶。」老爺道：「這一凶，卻不知在哪裡？」國師道：「多在錫蘭國。」老爺道：「只怕還是古俚國。」國師道：「有『眼下』二字，還不是古俚國。」道猶未了，寶船又到佛堂山。國師道：「難得到這個山上。二位元帥請先行，貧僧在這裡念幾日經，做一場功果，然後就來。」老爺道：「既是國師在這裡看經念佛，咱們也在這裡相陪。」住了船，紮了寨，一連念了七日經，設孤施食，咒火放燈。莫說各色經卷，就只是阿彌陀佛把來裝載，也夠一千船哩！七日之後，做了圓滿。國師把根禪杖放在佛堂中間，筆筆直豎著。二位元帥不知其情，連天師也不解其意。元帥道：「唸經已畢，請開船罷。」國師道：「明日早開。」

走了兩三日，藍旗官報道：「前面就是錫蘭國，相去不過三五里之遙，先有一個鐵甲軍在這裡報事。」元帥吩咐鐵甲軍進來，問說道：「你是哪一個公公名下的？」軍人道：「小的是馬公公名下的。」元帥道：「這前面是個甚麼國？」軍人道：「是個錫蘭國。」元帥道：「馬公公在哪裡？」軍人道：「馬公公現在錫蘭國。」元帥道：「你來報甚麼事？」軍人道：「小的奉馬公公差遣，特來報元帥得知，這個錫蘭國王立心奸險，行事乖張。初然接著公公們，看見虎頭牌，不勝之喜，誠心誠意歸附天朝。公公們住了一日，聞說道有個甚麼番總兵在那裡歸來，就教國王以不善，意欲謀害我師。這兩日，國王意思卻便有始無終。公公們料度寶船不日就到，未敢擅便，特來稟知元帥，請元帥上裁。」元帥道：「番總兵現在哪裡做甚麼？」軍人道：「番總兵現在統領兵卒，把守潑皮關。」元帥道：「關在哪裡？」軍人道：「就是我和你進去的路上。」元帥道：「可有城池麼？」軍人道：「沒有城池，就是這個潑皮關是其要害。」元帥吩咐軍人先去，歸見公公，叫他晝夜伺候，以炮響為號，準備廝殺。違者軍法從事，軍人去了。

元帥又叫過五名夜不收來，教他假扮為番人，每人帶著連珠炮管，閃入關內，晝夜伺候，以關外炮響為號，許放炮吶喊，違者軍法從事。夜不收去了。三寶老爺請出王爺來，問說道：「錫蘭國反覆不常，意欲謀害我師。咱學生意思說道：與其病後能服藥，莫若病前能自防。寶船到了他國中，他得以為備。莫如就在今夜收住了寶船，遣兩員上將，領幾百精兵，兼程而進，乘其不備而攻拔之，不知可否？」王爺道：「兵法有云：『兵之情貴速。』老公公兼程而進，是也。兵法又云：『攻其所不戒。』老公公乘其不備而攻拔之，是已。老公公動與孫子相符，何患甚麼西洋不服？」王爺說得好，三寶老爺大喜。即時叫過游擊將軍胡應鳳、游擊將軍黃懷德，兩員游擊，一齊來到帳前。元帥吩咐道：「此去三千里之外，有一個國，叫做錫蘭國。正東上有一個關，叫做潑皮關。關上有一個把關的官，是個番總兵，頗有些厲害。你兩個各領精兵五百，分為二隊，一前一後，前尾相應。銜枚卷甲，兼道而行，到關先放一個號炮，關裡面炮響，許並力攻關。進關之後，乘勝直搗王居，務要生擒國王，不可疏虞誤事。如違，治以軍法。」二位游擊應聲而去。

元帥又叫過游擊將軍黃彪來，吩咐道：「前面是個錫蘭國。正北上是個哈牛關。關上把守的是個番總兵，也有些厲害。你可領精兵五百，盡今夜銜枚卷甲，兼道而行。以東關上炮響為號，許放炮吶喊，悉力攻關，進關之後，直搗王居，務要生擒國王，不可遲違誤事。如違，治以軍法。」黃彪應聲而去。元帥又叫過游擊將軍馬如龍來，吩咐道：「前面是個錫蘭國。正南上是民房錯雜，沒有甚麼關隘。你可領精兵五百，盡今夜銜枚卷甲，兼道而行。以東關上炮響為號，許放炮吶喊，一擁而進，直搗王居，務要生擒國王，不可遲違誤事。如違，治以軍法。」馬如龍應聲而去。王爺道：「正西上差哪一員將官去？」元帥道：「正西上靠海，不消遣將去罷。」

畢竟不知這些將官前去功展何如？且聽下回分解。